

第八回 招商店報名吃驚 緝捕衙獲犯逢奇

歲歲看花花不厭，與花煞有良緣。一樽相對，且留連。花有重開日，人無再少年。關情更是花間月，陰暗圓缺堪冷。時光有限，意無邊。安得人長在，花長好，月長圓。

話說馮畏天，竟自居是個家主，凡事擅專，全不把長嫂看在眼裡。動不動大呼小叫道：「我們這樣人家，喪中不要苟簡了，打點一樁銀子使用。好媳婦炊不得無米飯。我在這裡撐持體面，全要銀子湊手，藏匿了不肯取出來，想是怕我落了去麼？」母子二人，只好裝聾做啞，憑他發揮，無處說苦，惟對靈前痛哭而已。一日，畏天打發人到墳上去搭廠刈草，七中就要出殯安葬。小姐曉得，悲憤交生。對畏天道：「叔叔，父親骨肉未寒，何忍便置之荒丘野草？該候三年服滿，即不然亦須過年，然後出殯纔是。還求叔叔計議這個。」畏天道：「做叔叔的頗知古禮，涉獵世務，難道我欺你們孤女寡婦？凡事有一個道理，理上該行則行，該止則止，不是胡亂做得的。那些小戶人家沒有墳墓，一時力量來不及，只得停在家中。或一年，或二年，尚有五年十年蹉跎下來，謂之暴露尸棺，律有不孝之罪。我們書禮人家，況現有墳墓，把靈柩耽擱在家，不要被人談論的麼？」小姐不好阻撓，只得聽其擇日安葬。正是：

生前萬倍英雄，死後一堆荒草。縱有孝子賢孫，陽斷徒苦惱。世事變更何定，幾多荒墓無人掃。試看貴第王侯塚，石馬常推倒。右調《錦堂春》

話說馮畏天，治喪殯葬做七，忙亂多時，料理完口死者面上一樁事了，然後將田房帳目，與經手家人盤算，分毫盡數追足。有欠戶還不起的，或男或女，捉來准折。管帳的有些家事，說他向來管帳做下私蓄，一股兒盤結進來。稍有分辯，不是將占產欺主便將弒主滅倫事這樣大題目送官究治。外邊的人，當然怕他，而況家人，只得受其荼毒走了。畏天把一應帳目，俱付自己的家人管討，惟梅公子向來管守花園，沒得銀錢經手，所以未及到他。但恨他凡事不肯出來服役，常說他倒像個公子兒，自由自在的在園中受用，少不得慢慢兒也要趕他出去。夫人、小姐看見畏天如此行徑，傷心慘目，只得聽其簸弄。小姐一日對夫人道：「不指望叔叔照顧，反弄得家中這般光景。家人俱被他趕散，只剩得木榮一人，自然要受他凌辱。姨娘那邊來的，母親若去迴護他，叔叔這樣心腸，有甚麼好話兒。向來道是爹爹與母親歡喜他，倒像公子般看待。如今父親沒了，我們寡婦幼女怎當得他污血噴人，不如早早打發他回去，少了一番唇舌。」夫人含淚點頭。正是：

爹存是月圓，爹沒便星散。
鵲巢辛苦成，一朝梟鳥竄。

卻說畏天把憨哥做了孝子，披麻執杖，那知憨態愈多，孝子的行徑，裝也裝不出來。七中做佛事熱鬧時，卻偏在鬧裡癡癩，佛前供果倒入袖中咬嚼，敲鐘擊鼓，無所不至。一日做斷七功德，正要打鈸轉方，那憨哥預先招一棉花團兒，中間藏著火，對著那打鈸的和尚袖裡一塞，和尚道他頑耍慣的，不在心上，只顧高擎鑊鉢，步履如飛，大袖迎著風兒，裡邊棉花大旺起來。正在要緊處，住又住不得，灑又灑不脫，好幾層衣袖，燒個對穿。憨哥以為得計，滿堂跳舞，笑倒在地，只管打滾。那幾個不關己的和尚，笑得嘴歪，那燒袖的和尚，氣得肚直。正在忙亂，適有一家人在旁做了個鬼臉，纔說得一句「現世報的」。不防畏天恰恰走到背後，聽得仔細，問起緣由，登時將家人打下三十大板，立刻逐出不用。正是：

不仁無義僕，護短出癡兒。

再說憨哥鬧過了出殯，終了七，清閒無事，日在園中打諢，不是打勸斗，翻虎跳，便是爬上樹去，丟磚弄瓦。不常在假山上，跌得鼻青嘴腫。看見梅公子在那裡讀書，悄悄往背後奪那書去拋向魚池裡道：「專惱你假斯文裝好人，日日拿著書兒看，不肯同我去頑耍。你讀書思量做官麼？看你這個嘴臉，吃了我家飯，替我們管園的，料想沒有百、十品的大官到你做，只好做個一、二品芝麻大的小官兒罷。」梅公子見他癡癩，惟有付之一笑而已。

卻說憨哥，凡遇正經處，癡呆懵懂，卻是女色上偏不癡呆了。見了待月也會裝腔做勢，捻手捻腳。常袖了一把果子，沒人處笑嘻嘻對著待月道：「我正愛你，特來送把果兒與你吃。」待月接來劈面撒去道：「不識羞的憨哥，不知那裡去偷來的。你若再是這樣無禮，我對奶奶說了，要打的哩！」一頭說，一頭跑進去了。那待月雖是個丫環，他眼識英雄，胸藏翰墨，怎把這個癡呆子看在眼裡。

一日，待月不知為甚事偶到園中，正撞著憨哥，被他一把攙住道：「好姐姐，小生日夜思量，害起相思病來也，今與你同到假山洞裡去做那話兒則個。」待月一時掙不脫，正扭做一團，梅公子走去撞破，憨哥只得放手，被待月雙手一推，把憨哥跌翻在地，恰好跌在花石凹中，再掙不起。梅公子連忙扶起道：「相公自要尊重，何可與丫環們頑耍，自討輕慢。」

憨哥正恨他撞破一天好事，甚覺沒趣，變起臉來罵道：「小狗骨頭，小奴才，誰要你管，你又不是我的爹娘，向來吃伯伯的飯，我管你不得。如今吃了我們的飯，我管得你，打得你的哩。」梅公子只怨自己不是，只得耐著走開。憨哥原曉得羞慚，又恐怕待月進去對伯母說了出來啣氣，連忙跑回家去，見了畏天，假裝著哭臉兒刁唆：「木榮欺侮我。」畏天道：「小奴才，這樣無禮，待我去打他一頓，趕他出去。」卻又轉一念道，且住。我聞得這小奴才是嫂嫂姊妹面上來的，待我先去告訴，看他賢慧否？若反把木榮護短，那時處置他也未遲。於是一逕走過來，對著夫人道：「那姪兒不是家裡沒飯吃挨住在這裡的，只因先兄無嗣，難道喪牌上把女兒出名麼？故此叫他來居喪守孝，也是馮氏門中一個要緊人。為何木榮這廝，放肆無禮，不把小主人看在眼裡，反去欺侮他？」夫人接說道：「那木榮是我面上趙妹夫處薦來的，我正在此算計，即日要打發他回去。他一向做人極小心謹慎的，怎敢欺侮姪兒，恐無此事。方纔只見待月這丫頭，氣沖沖的跑來說小相公是長是短，我就喝住了他。我著實吩咐這些丫頭男兒不要孩子氣，涉口舌到大人面上來不好意思。」

畏天聽了這一番賢慧的話，怒氣頓息了。只見閨英小姐輕移蓮步，走過來見了禮。畏天把小姐上下停睛一看道：「姪女這樣長成，又生得這樣美麗，我著實留心要替你擇個佳婿。前日有兩個媒婆來說幾頭親事，俱高低不對。我心上中意了，少不得過來對嫂嫂說一聲，方好成禮允吉哩。」小姐道：「姪女不幸，慈父見背，只有叔父一人，姪女之奉叔父，不啻如嫡父。願叔父視姪女，也無異親女，固終身仰賴的了。」畏天極口稱讚道：「姪女這樣聰明伶俐的話，句句有禮，不虛稱為閨中秀，所以先兄存日，愛之如掌中珍耳。我做叔父的，真個待你如親生的一般。即日今這頭親事，我若胡亂配合，早早把你嫁出哩，

擇個富貴公子，才貌兼全的，也要得知我做叔父的這一片好心。」小姐紅了臉，低著頭說道：「若叔父以此事為姪女，則視姪女為何人？就不是待姪女如親生女了。」

畏天聽到此處，側著頭又停睛看著小姐，說道：「姪女更有甚麼心事哩？」小姐不覺淚流滿面，說道：「痛父親生無彩衣之娛，死無麻杖之哀，正可權做個閨中男子，守孝三年，固姪女之素願也。今父親亡無百日，何忍遂議及姻事？況母親孤守空幃，舉目誰親，惟我母子二人相依耳。情願終身，依恃膝下。若叔父得遂姪女之志，即是叔父持姪女如同親女也。豈不是終身仰賴乎？」畏天艱然不悅道：「姪女之言差矣，從來再沒有把女兒當男子，終身不出嫁之理。若女兒當得男子，前日喪牌上竟可把姪女出名，一應世務俱是姪女，可以應酬的了。你看從來帝王相傳，那裡有不生太子，把公主不招駙馬的麼？你父親雖然無子，理上自有姪兒接續香煙，守制祭祀。你母親寡居，自有我做叔叔的在此看顧，養老送終。據姪女說，初居父喪，不忍遽離慈母，這句話說得通，若說女權做男子，終身依恃，豈不大謬。」小姐道：「大凡為人，不論男女，俱各有志氣。當初緹縈女，願以身為奴，代父贖罪。木蘭女改妝往沙漠，代父從軍。皆看得親恩罔極，身命有所不惜。蓋人各有身，則各有親。雖事異事殊，不敢妄以古人自比，但天性至情，所關一也。使姪女得事生母於膝下，守亡父於靈前，則是叔叔以孝道教姪女了，何反以為謬？」畏天道：「非是做叔叔的把兄弟來占奪你們的家私，畢竟逼你出嫁，但生男娶妻，生女招婿，乃天地間一定不易之禮。若兄老在，自然兄老作主，我做叔叔的半句話也插不入。如今兄老沒了，理上該應我做主。我若坐觀成敗，不出來料理，你們孤女寡婦，作何局面？況你父親一生，只有一女，未曾完你終身，忽而拋棄，豈無抱恨。若我做兄弟的再看清不料理，將何以慰你父親於地下。姪女枉是聰明伶俐，何一時昏憤乃爾。」說罷，抽身走出去了。夫人、小姐心中苦楚不消說了。

夫人為著梅公子，走到園中。梅公子見老夫人來，恭恭敬敬，立在一邊，諒必有話吩咐而來。夫人看著花柳爭妍，禽鳥應和，不覺淚珠滾下。對梅公子道：「老爺一生居官清正，承那些門生饋送禮儀，積些俸資，改造這座花園。年未古稀，正好徜徉取樂，不期壽限難強，忽而辭世。今我睹物傷人。今春花鳥，猶如往日，物在人亡，能不痛心！咳，花若有知自應憔悴，鳥若有情亦切悲鳴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奶奶請寬心保重，勿得過傷，有失調護。且人之窮通壽夭，口非有命。處今之世，先老爺能見機養高，卒保無虞，亦可謂完名全節矣。痛念我的父親。」連忙縮住了口，只顧拭淚。夫人驚問道：「你的父親，便怎麼？」梅公子急急改口支吾過去。夫人便有些疑惑，也不去問他。說道：「老爺生死，固有定數。若生得個公子接代，我亦不憂無靠，今只有個小姐，那二爺平昔手足間又不相和睦，老爺一死就把田房帳目，一總擡起。舊時家人，個個受累而去，弄得孤女寡婦好不苦楚。」梅公子道：「為今之計，夫人須把田房產業，均作二分。一分分與二爺家相公，一分留下擇個佳婿，入贅進來，可以不改舊日家園，接續書香一脈。在小姐得以時展孝恩，奶奶終身亦有所依賴矣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原作此主意，不期二爺狠心，怎肯產業留下一分與小姐招婿。剛纔就說要把小姐嫁出，叔姪女兩個爭論一番，憤憤而去。俗言『樹倒猴孫散』，人家沒了一個家主，便有許多不尷不尬，不獨我母女二人受其狼狽，連你也更多一番起倒。」

梅公子自樂天一死，便懷著鬼胎，暗苦安身不久。今聽見說「起倒」二字，便接口問道：「想是二爺要打發我出去麼？」夫人道：「正為此。前承趙老爺薦來，你與老爺又相得，不忍打發你去。不料二爺道你欺侮姪兒，不看小主人在眼內，特來告訴我。我想來你去了倒好，住在此終久不妙，何苦受其凌辱。」梅公子道：「但受老爺、奶奶優待之恩，不忍便就辭去。」夫人道：「你一向在我這裡，無怨無德，喜你小心週到。後日小姐出嫁隨去，便好看顧你哩。你回去致意趙老爺，說奶奶物故，尚欠弔奠，少不得小姐的姻事，還要過來與老爺商量，全賴作主則個。我進去叫丫環拿些盤費與你。」說罷，一頭拭淚進去了。梅公子呆了半晌，頓足道：「我料此處原不能長久安身，但希圖挨得一年半載，再看機會。不料如此之速，總是我命運所招，故到處多舛錯也。但我今到何處去好？」真是：

梁園日暮亂飛鴉，極目蕭條故宦家。

庭樹不知人去也，春來還發舊時花。

梅公子躊躇去路，想道：「我原到趙年伯那裡去罷，又恐此去被人覷破，枉費了二、三年躲避的辛苦，又辜負徐魁一段忠義之心。」又躊躇了半晌，忽轉念道：「前月趙年伯來安慰我說，奸賊敗露，有人要算計他，不知近日朝中作何局面？據此想起來，事隔二、三年，勢必寬緩，諒來又無人認得我，且大著膽，還是竟到趙年伯那裡去好。縱有差失，也是我命該如此，到底躲不脫了。只是追念親仇未報，壯志未酬，徒增切怛耳。」於是往馮公靈前拜哭一番，又拜辭了夫人。夫人與了他些盤纏，攜了行李，趁船取路而行。一路上心驚膽戰，遮遮掩掩，自不必說。

那船到得鎮江泊著，明早另要換舡。梅公子攜了行李，來尋客店安歇。只見一家門首掛著燈籠，上寫「招商店」三個字。梅公子一逕走進去，尋個所在放下行李。只見店主人問道：「官人，你是那裡人，從何處來，有何公幹？許多年紀了？高姓？甚麼名字？」梅公子先吃了一嚇，只得放著膽說道：「我就住在揚州，去此不遠，又不是異域他鄉，來歷不明的，為何如此盤問？」店主人道：「想是客官不曉得麼？縣裡大爺不知為著甚事，每日發下一本簿子，吩咐凡有客人到店歇宿，必要查問住處與年紀、面貌，姓名注寫明白，到晚又差人去查看。這是官府的號令，不是在下多事。」梅公子又吃一嚇。睜眼間，只見兩個公差打扮，走到門首問道：「客人可曾歇滿，簿子上登寫明白了麼？」店主對著梅公子指道：「只有這位客人剛到，未曾填寫。」公人道：「天色晚了，客人沒有來了，快些填完了，待我好拿去送與官看。」店主對梅公子道：「客人，你姓甚名誰，快些說來，待我寫完好拿去，省得大叔們立著等候。」梅公子慌慌張張，只得把假姓名含糊答道：「我叫做木榮。」那公人挨到身邊，問道：「你叫做甚麼？」梅公子又戰戰兢兢，打個寒噤答道：「叫做木榮哩。」那公人道：「你叫慕榮麼？」梅公子嚇得話也說不出，只得點點頭兒。

那二個公人不由分說，攙了就走。梅公子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店主人嚇得目睜口呆。正是：

躲卻雷公撞霹靂，無端禍事忽臨頭。

畢竟公差捉得是也不是，下回明白。

